

缩略与汉语词汇生成

——以“新冠”为例*

侯瑞芬**

摘要：缩略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要求，也是汉语词汇生成的方式。提取首字和省略中心词是缩略的两种主要方式，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但都需要满足语义可区别性的条件。缩略通常不会一步到位，而是要在与其他词汇的组合中循序渐进地完成。

关键词：新冠；缩略；多义

一、引言

缩略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是指“表义固定、高频率使用的多音词、词组，在整体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出于表达上的需要，截取其中部分形式凑合成一个结构残损的新形式来代表原来的全形式，把它作为一个话语的基本单位在句中使用”^[1](P31)]。缩略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同时也是汉语词汇生成的重要方式之一。缩略形式的产生和普及不仅是语言适应性和动态性的表现，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深刻影响。

自2019年年底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发的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这种疾病有两次命名，分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两个名称是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命名，它们的命名方式不同。“新型冠状病毒”是引起这种疾病的病原体，这是它们共有的部分，“肺炎”的命名方式是“患病部位(肺)+疾病性质(炎)”，而“感染”则是从病因的角度来命名的。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上的变化。

这两个名称在使用中又分别出现了不同的缩略形式，在这个缩略的过程中，“新冠”成为一个关键形式，是多个缩略过程的结果，发展出了多种不同意义。我们将利用《人民日报》数据库^①，详细分析这两个命名及其各种缩略形式的使用情况，描绘“新冠”的形成过程，深入探讨其多重性质和多种意义，希望能更好地理解缩略在汉语中的特点以及它对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31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TS05)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2024SYZH001)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侯瑞芬(1975—)，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

汉语词汇生成机制的意义与作用,揭示汉语词汇形成的内在规律。

二、“新冠”相关名词的使用与变化

疫情初期,感染者大部分有肺炎的临床表现,而引起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很自然地,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但这个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术语命名,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称说方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才是正式的术语。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通过谓词隐含完成的,正如“珍珠项链”其实是“珍珠制造的项链”,谓词“制造”可以不出现。这种疾病引起了广泛关注,新闻中常常播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出现了缩略形式“新冠肺炎”。^②2020年2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正式定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跟它的全称相比,“新冠肺炎”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是“明晰度和经济性兼顾得最好的名称”^{[3](P5-7)}。除此之外,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个缩略形式:新冠^③,但2023年之前,“新冠肺炎”一直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最具优势的缩略形式。

随着疫情的发展,病毒发生变异,致病力减弱,它导致的疾病也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仅有少部分感染者会进展为肺炎。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第7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更名后不仅能涵盖原来“肺炎”的临床表现,还可以涵盖咳嗽、发热、咽痛等临床表现,“更加符合目前的疾病特征和危害”。这次更名官方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简称,但人们在使用中还是出现了对应的缩略形式:“新冠病毒感染”和“新冠”。

如果参照“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缩略形式本应该是“新冠感染”。但我们发现“新冠感染”^④用例很少,《人民日报》仅2023年第一季度出现了5例,第二季度出现了1例。这是因为“新冠感染”是个歧义结构,“感染”的宾语既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病毒。而在更名之前,“新冠肺炎”已经出现“新冠”的缩略形式,所以“新冠”既可以指“新冠病毒”,也可以指“新冠肺炎”。这样,“新冠感染”既可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也可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所以,为了表意明确,要用“新冠病毒感染”而不是“新冠感染”。

还需注意的是,从“新冠感染”缩略为“新冠”是比较困难的。首先,高频使用是缩略的必要条件,而正如上面分析的,“新冠感染”的使用频率比较低,没有缩略的基本条件。其次,“肺炎”是典型的名词,“新冠”是引起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这种肺炎的典型特征,用特征表示事物容易理解,所以“新冠肺炎”比较容易缩略为“新冠”。而“感染”通常用作动词,当它用作疾病名称时,被省略就比较困难。动词的缩略方式通常是提取首字,比如“上感(上呼吸道感染)、心梗(心肌梗死)、尿检(尿样检验)、脑瘫(大脑瘫痪)、腰穿(腰椎穿刺)”等等。所以如果“新冠感染”要缩略,为了保留更多的语义信息,它更可能的缩略形式是“新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到“新冠”可能有另一种途径。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

个旧的名称被取代，它的缩略形式“新冠”也就失去了使用的机会。但“新冠”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使用频率非常高，在我们谈到“疫情/患者/药物”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患者/药物”，而是直接说“新冠疫情/患者/药物”，这个时候，因为中心语是“疫情/患者/药物”，我们并不特别关注这里的“新冠”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这样的语境中，“新冠”很自然地就开始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这其实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词义替换过程。2023 年开始，“新冠”的使用频率开始超过“新冠肺炎”。

这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新冠”的缩略过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新冠感染)—新冠”的缩略过程。两个命名有时间上的先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完成了“新冠肺炎”甚至“新冠”的缩略之后，发生了更名，开始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开始了新的缩略过程。我们把它们的缩略过程归纳如下(见图 1)^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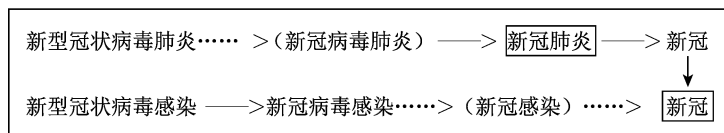


图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缩略过程

“新冠”相关名称的使用情况见图 2^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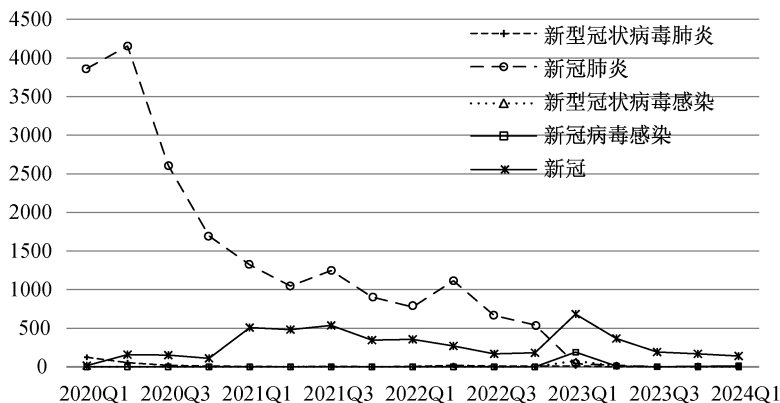


图 2 “新冠”相关名称使用情况

可以看到，“新冠肺炎”从一开始就具有绝对优势，从 2021 年开始，“新冠”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始终没有超过“新冠肺炎”。直到 2023 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缩略形式的“新冠肺炎”逐渐退出，而“新冠”使用频率增高，成为最具优势的名称，直到现在。

三、“新冠”的多义性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到“新冠”的缩略过程中,“新冠”的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表示不同意义的“新冠”的性质不一样,组合能力也不一样。

“新冠”主要可以表示这样几个意义:

A. 表示病毒的特点: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中,“冠状”是“病毒”的修饰,而“新型”则是对“冠状病毒”的修饰,提取首字得到的“新冠”。这样,“新型冠状病毒”就成为“新冠病毒”。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冠”只是通过缩略得到的语素组合,其实是一种跨层组合,只能和“病毒”组合。

B. 表示病毒:新型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进一步脱落中心语“病毒”,用“新冠”表示“新冠病毒”。这里的“新冠”是词,它最常见的组合是“新冠肺炎”,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简称。除此之外,也有“新冠检测”“新冠毒株”等组合。

C. 表示疾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

虽然“新冠肺炎”一直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最具优势的缩略形式,但也出现了“新冠”的缩略形式,而更名之后“新冠”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表示“疾病”的“新冠”可以看作词。常用组合如“新冠病房”、“新冠患者”、“新冠疫情”、“新冠疫苗”^⑦、“新冠药物”、“新冠诊治”、“新冠症状”等。

这样,作为词的“新冠”既可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又可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有些时候,两种解读似乎都可以。如:

(1) 节目帮助孩子们树立起面对疫情的正确态度,不做“新冠”无知者,更不能信谣传谣。(刘阳:《好节目陪伴非常假期》,《人民日报》2020年2月11日)

(2) 各种武器,一齐开火。瞄准“新冠”,精准射击。(李春雷、沈亦伶:《铁人张定宇》,《人民日报》2020年4月1日)

但大多情况下,独立使用的“新冠”被优先解读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这与人们的认知特点有关。病毒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疾病是病毒感染的结果。原因是隐性的,结果是显性的,新冠病毒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但它引起的疾病却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它的使用场合自然更多。

不同意义的“新冠”的使用情况统计见图3:

可以看到,2023年之前,表示“病毒”的“新冠”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的使用远远高于其他组合。2023年更名之后,随着“新冠肺炎”使用的减少,表示“病毒”的“新冠”的出现次数也大幅减少。

表示“疾病”的“新冠”用法于2021年开始增多,但这一趋势被7号公告的更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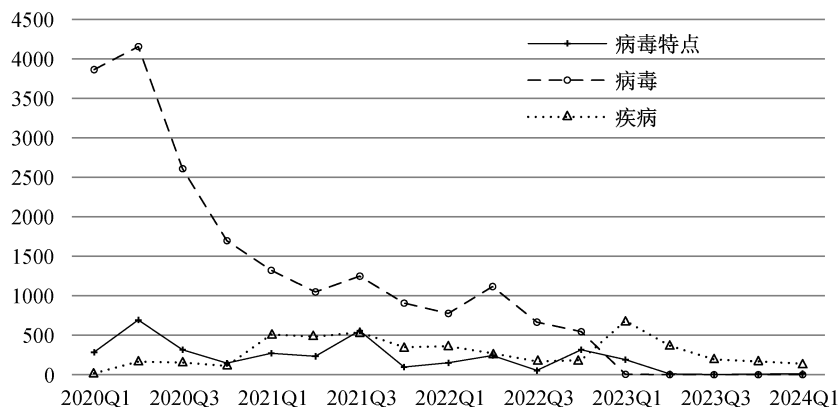


图3 “新冠”的不同含义

断。2022年第四季度开始，它被表示“病毒特点”的“新冠”超过。这是因为新命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缩略形式“新冠病毒感染”代替了“新冠肺炎”。2023年2月开始，随着“新冠”代替“新冠病毒感染”，表示“疾病”的“新冠”用法重新开始增多，逐渐战胜表示“病毒特点”的“新冠”。

由于“新冠”具有多义性，它的语义明晰度较低，独立使用也受到限制，经常要和其他词组合出现。但另一方面，“新冠”的多义性又使得它包容性很强，多种意义都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来表示。这不仅使得从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语义替换成为可能，而且导致它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四、从“新冠”看汉语的缩略

（一）缩略的认知基础

提取首字和省略中心词是汉语缩略的两种重要方式，这两种方式在“新冠”的缩略过程中都曾使用。从“新型冠状”到“新冠”是提取首字，从“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到“新冠”是省略中心词。这两种方式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

丁声树等指出，“简称中最普通的是把一个作名称用的词组里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提出来组合在一起”^{[4](P228)}。这种方式是符合人们的认知特点的，沈家煊就指出，“句首位置是最能吸引注意力、记忆效果最佳的位置”^{[5](P5)}。我们希望缩略之后人们还能清晰地识别这个词的意义，提取首字是第一选择。

而省略中心词则是用事物的特征来指称事物，是一种转喻。蒋向勇等指出：“用事物的典型性状来代指事物，是在大脑中将事物的典型性状作为参照点来锚定事物，这种认知定位正是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行为和语言中的概念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6](P19)}另外，中心词往往主要起类别的提示作用，而不是意义的区别作用，对于不常用词来说，中心词对词义的识别有较明显的作用，而对于常用词，中心词有无对词义的识别影响不大，因此高频使用的词语经常通过脱落中心词的方式完成缩略。

“非典型肺炎”缩略为“非典”也同样经历了这两个过程。“非典型”通过提取首字变为“非典”，然后省略中心词“肺炎”，用事物的典型特征来代替事物本身。虽然“非典”与“新冠”都因其名实错位以及术语的可延续性等问题而受到一些批评^{[7](P566)、[8](P47)]}，但没有影响它们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这正是因为它们的缩略方式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

这两种缩略方式相比，提取首字的线索保留完整，更容易识解，对被缩略词语的语法性质没有特别的要求。而省略中心词主要是名词性词语的缩略方式，是用特征来表示事物，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比如“长途”既可以表示“长途汽车”，又可以表示“长途电话”，具体的意思要根据语境来判断。“新冠”也是如此，它既可以指病毒，也可以指疾病，同样要依靠语境来区分。而且，用事物特征代替事物时，这种特征通常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足以把这个事物跟别的事物区别开。这就好比有时候我们会用“眼镜”指代“戴眼镜的人”，但只能是当“戴眼镜的人”是极个别的人时才会这样。如果某个地方绝大部分人都戴眼镜，那“眼镜”就没有区分度了，也就不能用来指人了。

(二) 缩略的前提条件

缩略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用最少量的语言来表达最大限度的信息量。表现在词汇上，就是词长和词频存在一种协同关系，词频越高，词长越短。^[9](P573)]所以频率对词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高频使用的词语才容易缩略。缩略是为了表达的经济性，但因为它要产生一个意义相同而形式不同的结构，就造成了词汇数量的增加。这本身又是不经济的，所以词语只有高频使用的情况下才会缩略。缩略是以频率为推动力的表达经济性和词汇数量经济性平衡的结果。同样是疾病名称，“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少缩略，而词长更短的“上呼吸道感染”却简称“上感”，就是频率在起作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能不断进行缩略，也是因为它们被高频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高频是“组合”形式的高频，而不是某个“用法”的高频。表示“新冠病毒”的“新冠”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表示“新冠肺炎”的“新冠”，但缩略形式“新冠”单独使用时表示“新冠肺炎”而不是“新冠病毒”。就是因为“新冠肺炎”这个组合形式的使用频率高，所以才会进一步缩略。

语言是交际工具，词汇的缩略首先要保证表义的明确性。我们采取哪种方式缩略，除跟词语的类型有关外，更重要的标准是语义的可区别性，也就是缩略之后要和词汇系统中现有的词语不重合。“北京大学”简称是“北大”，用了提取首字的方式，因为“北京大学”省略中心词得到的“北京”，不具有语义的可区别性。而清华大学其实两种缩略形式都是可以的，事实上，北京的清华大学简称清华，而台湾的清华大学简称清大。“新型冠状病毒”也是一样，如果采取提取全部首字的方式，就得到“新冠病”，容易将“病”理解为“疾病”。所以它首先缩略为“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如果提取首字，它们分别得到“新病”和“新肺”，容易理解为“新的病”和“新的肺”，也不具有可区别性，所以只能采取省略中心词的方式。

社会因素也会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美色”本来表示“美丽的姿色”，后来发生语义贬降，就是受到中央文件这种传播很广的文本的影响。^[10](P89)]“新冠”的缩略过程也受到政府文件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名的时候就给出了简称“新冠肺炎”，所以“新

冠肺炎”一开始就占绝对优势。而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时，没有相应的简称，它的缩略过程就不那么顺畅。

(三) 缩略的过程与趋势

语言的经济性要以表义明确性为前提，所以缩略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不会一下子缩略为最简形式。为了表义的明确性，刚开始缩略形式往往是和别的词组合出现的。当这个组合被人们广泛接受后，它才会进一步缩略。“新冠”的缩略过程就呈现出“缩略、组合、再缩略”的过程，长形式缩略成短形式后进一步作为构词材料构成新的词语，新词语又和其他词组合，高频使用后进一步缩略，所以缩略往往是在组合中完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缩略为“新冠”分别经过了“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感染”的中间阶段，而不是一步到位直接缩略为“新冠”的。

- a. 新型冠状→新冠 (提取首字)
- b.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新冠 (省略中心词)
- c.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新冠 (省略中心词)

在这个过程中，“新冠”所承载的意义也越来越丰富。

通常来说，一旦一个缩略形式出现，它就在词汇系统中占据了位置，别的词就不便再缩略为这个形式。比如“高速公路”缩略为“高速”，“高速公路警察”可以说“高速警察”，但不大可能进一步缩略为“高速”。所以既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缩略为“新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就不太好再缩略为“新冠”了。但一旦一个缩略形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也不会再退回原来的形式。所以虽然更名时没有公布缩略形式，实际使用中却很少用全称形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是用“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要进一步缩略为“新冠感染”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想到了“新冠”这个形式。因为更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再使用，它到“新冠”的缩略过程也就中断了。但“新冠”因为曾经的高频使用和语义包容性，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新冠疫情”“新冠患者”等组合中，“新冠”的意义发生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词义替换。

汉语是双音词占优势的语言，双音形式在汉语中具有优先的实现权。“新冠”这个双音形式符合汉语特点，这也是它成为一系列缩略过程关键环节的重要原因。

注释：

- ① 该语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镜像版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收录了1946年5月至今《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所有文章都标记有发表时间，便于我们了解词汇的发展变化。本文的分析基于《人民日报》2020年1月1日到2024年3月31日的语料。
- ② 据刁晏斌^[2]统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18日，“新冠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20日。而《人民日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见于2020年1月22日，“新冠肺炎”首见于2020年2月7日。

- ③ 实际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有另一个缩略形式“新冠病毒肺炎”,但使用很少。《人民日报》语料库中39个月中一共出现9例。为论述的简便,我们这里暂不涉及。
- ④ 这里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新冠感染”。更名前语料中也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但是它是作为⑤“肺炎”的修饰语出现的,构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 ⑤ 这里加括号的表示很少使用,加方框表示使用十分普遍。
- ⑥ Q表示季度,比如2023Q1表示2023年第一季度。
- ⑦ “新冠疫苗”的“新冠”可能是“新冠病毒”,也可能是“新冠肺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疫苗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疫苗叫“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但是参考其他疫苗的命名,发现多以病症命名,如“乙肝疫苗”“流感疫苗”“非典疫苗”等。

参考文献:

- [1] 俞理明. 汉语缩略研究——缩略:语言符号的再符号化[M]. 成都:巴蜀书社,2005.
- [2] 刁晏斌. “新冠肺炎”的简缩理据[N]. 光明日报,2020.02.22.
- [3] 刘丹青. “新冠肺炎”——一个呼之欲出的简称[J]. 语言战略研究,2020,5(2).
- [4] 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 [6] 蒋向勇,邵娟萍. 认知术语学主要理论与术语生成——以新冠肺炎命名为例[J]. 中国科技术语,2020,22(5).
- [7] 柯平、吴志杰. “SARS”与“非典”——关于术语定名问题的探讨[J]. 中国语文,2003(6).
- [8] 殷志平. 议程设置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命名研究——以新冠肺炎命名为例. 中国语言战略[J], 2021,7(2).
- [9] Zipf, G. K.,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ress, 1949.
- [10] 侯瑞芬. “美色”的意义和用法分析[J]. 辞书研究,2016(4).
- [11] 冯胜利. 论汉语的“韵律词”[J]. 中国社会科学,1996(1).